

白玉芳：最后的长话接线员（2）

◆ 冯乔



■ 最后的长话接线员

长途电话寻到意中人

白玉芳钟情于长途台接线员这个职业，通过电话线跟全国各地的用户们对话，听各种不同的音色、各地不同的方言，虽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，也是乐趣和享受。白玉芳喜欢桂林市外事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，她是上海人，每次接听她的电话，那柔柔的吴依软语都让白玉芳开心。“3360 王小玲，挂南宁，外事办……”声音无比甜美。

在物资紧张的年代，长途台因地位特殊常得到一些实惠，过年过节时，一些固定用户为了答谢她们一年来的支持，会给她们送年货。黑木耳、黄花菜，水果，甚至有肉和鱼，这些平时都要凭票供应，所以拿到这些东西，大家别提有多开

心了。

白玉芳当时很盼望有一辆自行车。自行车买到手，问题来了。这是一部半链罩的车，骑着骑着，宽宽的裤脚就会碰到链条，被链条上的机油弄脏。而那个年代，穿小裤管的裤子被视为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，大家都是一色的灰蓝卡其布衣服、阔腿长裤。骑车带来的不便，事虽小，却很让白玉芳烦恼。她动了脑筋，想为自己的爱车换一个全链罩。但一个自行车的配件，在当时，也不是想买就买得到的。于是，白玉芳想到了求助自己的“上海客户”，即通过她接线的上海长途电话用户，希望他们能帮助解决一下。

这一次，白玉芳自己拨通了上海客户常驻的杉湖旅社的电话。

对方以为是长途电话，拿起来

就问：“长途台。哪里电话？”白玉芳说：“不是哪里电话，是长途台找你！”“啥事体啊？”对方很重的上海口音。

这个没有见过面、操着浓重上海口音的人，成了白玉芳生命中的贵人。

白玉芳在电话里简单地对方讲了自己的困难，说自己想买一个自行车的全链罩，广西买不到，麻烦对方在上海想想办法。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一个月后，一位上海青年给白玉芳带来了她需要的全链罩，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白玉芳的丈夫。

白玉芳结婚了，但是分居两地。通话的不便，给作为接线员的自己也带来了困扰。一开始，白玉芳常常给丈夫打电话，每次通话，丈夫都只是稍微说几句，便匆匆结束，好像在敷衍她。这让白玉芳很纳闷，难道他有什么不敢跟我说的？难得通次电话，亲热两句有什么不好呢？直到白玉芳去了上海，才知道公用电话站需要排长队，一个人打电话，后面还有人排着队等电话。或者是电话在弄堂口，电话一响，问清来电、找准，传电话的阿姨就很威武地拎着炮筒子一样的喇叭向楼上喊，这样一来，大家都知道谁有电话了。这样的环境，怎么讲悄悄话？

电话里，时代在变

一年又一年，白玉芳在电话里，听到了中国电信事业的一个个进步。

白玉芳还记得第一次在电话

里听到有人说，这是我自家屋里的电话的时候，言语中的骄傲。

1988 年的某一天，白玉芳应一个客户的要求给他接通了对方的电话，但对方告诉她，要找的人不在。白玉芳正准备挂上这个电话时，对方告诉她，你打他另外一个电话，号码是 9xxxxx。白玉芳听了挺纳闷，心想九字头的电话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，也不像保密电话，这是怎么回事。于是，她半信半疑地拨了这个号码，一拨竟然接通了。

白玉芳说，这是我作为一个长途话务员跟移动电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，越洋电话多了起来，然而，很长的时间，打国际长途仍然非常昂贵。那些因出国留学分居国内外的小夫妻，每个月打国际长途的费用，就占到了工资的几分之一。于是，很多人打电话，都约定使用暗号，比如响两次就挂掉，等对方打过来。这种经历，很多人都记得。因此，白玉芳对一次免费拨打越洋电话的公益活动印象特别深。

有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先生，他的儿子在国外。他在家接到长途台通知，他可以免费讲三分钟的国际电话。老先生高兴极了。和儿子通完话，他很久没法平静，感慨地说，国际电话那么贵，我从来不敢打电话给我的儿子。这次在吃年夜饭的时候通了这个话，我的年夜饭吃得格外香。一个三分种的免费电话竟给人带来这么大的欣悦。

白玉芳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，调到了上海，干的还是接

线员这个职业，但体验不同了。

上海的长途电话始于 1923 年，是中国最早开通长途电话的城市，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时，它的国内长途覆盖了近百个国内城市，国际长途电话可通达九个国家和地区。1984 年从广西柳州调到上海市长途电话局，白玉芳的第一个发现，是这里的营业处全部用英文字母表示，比如南京东路的营业处叫 KM，四川路营业处叫 KB，这里的接线员都要懂一些英文。

刚刚调来的白玉芳不识英文，于是紧急补课。她丈夫做了一个小卡片，上面把汉字发音标在英文字母上，例如，KM 写上“开母”，白玉芳就用这些卡片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。

新的时代对通信业务有新要求，时代日新月异，旧的通信方式逐渐被淘汰。这样的变化让人欣喜，也令人伤感。

1993 年，上海第一长途台完成了国内电话人工转接的历史使命。程控交换机的广泛运用，终结了电话人工转接的时代。

白玉芳：1993 年上海第一长途台关闭，当时我们好多姐妹都结伴去看，非常感慨。

记者：是什么样的场景？

白玉芳：一排一排的接线坐席仍在，但是已经斑斑驳驳了。坐席是省际的，比如说乌鲁木齐、北京、天津、郑州、哈尔滨、沈阳，一台一台过去，一张全国地图就在你的面前。仿佛又听见了对方话务员的声音……哎呀，很留恋。

摘自 2013 年恋第 5 期《名人传记》

绝响：永远的邓丽君

姜捷

31.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理想伴侣

取材自印度尼西亚民谣的《甜蜜蜜》是邓丽君的招牌歌之一，录制这首歌时，正是她对爱情最憧憬、身边有众人追求，还没有被爱情刺伤过的花样年华，诠释起这首歌曲分外甜蜜，也婉转动听。其实，在真实人生里，邓丽君的情路走得非常辛苦。邓妈妈提起女儿的情事就不免心疼，在做娘的心里，不管女儿的声名再响、财富再多，也不过希望看她早日找到好人家。但围绕在她身边的人虽多，可惜就没有一个可以走进她的心里，梦里去，唯一爱到论及婚嫁的却又伤她最深，她的恋情应该是她心灵角落最不愿被提起的一段。

邓丽君是个浪漫而早熟的女孩，邓妈妈观察，她平常和邻居玩扮家家酒，都要扮演妈妈或姐姐的角色，喜欢照顾别人。她的情愫也不同于一般只会傻傻补习的女学生，早在小学五年级，她就喜欢上一位常在家附近出入的大学生。那时她们住在芦洲的家附近有个侨大先修班，那些大学生们经常来来往往，各个斯文有礼，脸上架着眼镜，胸前抱着书本，让小女生们好生羡慕。其中有一位特别帅，引起她的注意，每天都都盼望着能看到这位大哥哥，还会故意跑到侨大先修班附近玩，或是唱唱歌，希望大哥哥有一天能注意到她，和她说话。尽管她满脑子浪漫思想，人还是非常害羞，要她去向人家表明告白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段“暗恋”一直维持了两年，直到帅哥毕业离开侨大，她自己 also 搬离芦洲，才结束了小女孩的“幻想”。自始至终，不要说交往，连人家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！

十八岁那年，她已是四处演唱的红歌手了，那时在东南亚一带驻唱，歌迷送礼物来一堆就是一房间，她却很少和人家出去吃饭应酬，每次都找妈妈当挡箭牌，“去问我妈”“我妈去，我就去”，用这样的理由不知推掉多少对她有意思的人。有一次去马来西亚登台演唱，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来西亚的实



业家林振发，邓妈妈回忆起他们交往的日子，不禁叹声连连。这位小林先生是个很守本分的孩子，从福建过来的华侨，因为开采锡矿而发迹，家世很不错；兄弟姊妹多，他排行老四，下头还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妹妹那时正在台大念书，所以，他一见到邓丽君的模样，心里就有了几分亲。

他和邓丽君最像的一点就是有语言天才，英文、中文、粤语、福建话、印度尼西亚话都会讲，马来西亚话更是不用说了，人非常老实，也很懂礼貌，不过人长得并不高，邓丽君和他交往时，一定都很贴心地穿平底鞋，免得他难堪。每次他要约邓丽君出去，就会连邓妈妈一起约，两人交往多年，感情稳定，因为邓丽君去马来西亚的时间不多，远距恋情维持在电话里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谈”恋爱，但是她心里觉得很踏实，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理想伴侣。不幸的是，这位小林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三十三岁那年，在带侄子到新加坡出差的旅途中，心口觉得不舒服，住的酒店虽离伊丽莎白医院很近，但送到医院急诊却没有救活。邓丽君在台湾听到消息哭得死去活来，难过了很久很久，让邓妈妈非常担心。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是她最纯真的初恋，虽然不是轰轰烈烈，却已让她变得更早熟。

追求她很猛烈的还有当红歌星、青蛙王子高凌风，2012 年年底因血癌在荣总化疗的他，回忆起这段青春纯情时光，依然记忆犹新。其实，当年决定要追求邓丽君时曾请教琼瑶，琼瑶对他直言：“你追不到！”他虽知道追不上，但也明白自己“不追会后悔”！1981 年，邓丽君已是国际巨星，高凌风每天用电话攻势嘘寒问暖，而且想尽办法出现在佳人面前。有一次，他得知邓丽君在马来西亚香格里拉饭店演唱，隔日一早，想办法搭七点多的班机飞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移民署办马来西亚签证，下午赶抵马来西亚，坐在台下听邓丽君演唱。正在台上唱《烧肉粽》的邓丽君分送粽子给现场观众时，特别将最后一个粽子给了他，“这表示她知道我到了。”他和当地朋友还送了上百个玫瑰花篮，排满从一楼到二楼表演场的走道、楼梯，并包满整个舞台。

5.疑团突起

周松明驾车回到百花苑小区，刚要进大门，就被同一小区黄玄兴的妻子拦停。

这天林燕下班顺便在市中心大商场购买内衣，刚要打的回家，突然发现自己的丈夫恰巧步入旁边的咖啡馆。虽然她知趣地没有打搅，但消除不了心中的疑团。回家后，左等右盼黄玄兴吃饭，一直熬到晚上九点还是落空，于是只得打他手机，但回音却是关机。十点左右，她硬着头皮拨通周松明家电话。周母告诉她：儿子已来电，大约再过一刻钟就到。林燕是急性子，想尽快弄个明白，故直接来到小区大门口候车。

等周松明打开车门出来，林燕就径直走近发问：“老同学……我家阿黄今晚有什么要事，到现在还没回家？”周松明听了先一愣，随即答道：“今晚酒店没有什么安排呀，也许他……有其他活动。”“打他手机，他关机……真让人吃不准。”林燕有点埋怨起来。

“你不要着急，我看他应该马上回家了。”周松明思索一下又说，“会不会是广告公司张总找他谈事。”接着他又否定了前面的判断，“也不对呀，两人上午在酒店咖啡厅已接洽过了……这样吧，等他回家，你再好好地问他。其实每人都有自己的事，我也不能胡乱地下结论。”周松明抱歉地说，显得有些尴尬。

“你呀，老同学，我看你近来气色不错，是不是今晚与女朋友约会？”林燕见周松明有点腼腆，又用关心的口吻说，“老大不小了，在我们同学中，现在你是一辆‘末班车’，可不要再‘晚点’呀！”

林燕与周松明也是高中同班同学，当初林燕确实对周松明很有好感，要不是黄玄兴在中间挑唆，两人很可能会确立恋爱关系。

周松明敦厚的脸上挂起勉强笑：“谢谢关心，办办喜酒时候，肯定请你到场。”

林燕到家，斜躺在床上难以入睡。等到黄玄兴回家进了门，她就起床，关切地问：“今晚怎么了？打你手机又关机……”

黄玄兴轻描淡写地回答：“哦……是手机没电啦！我晚上有急办的公事……老婆，对不起，让你费心了。”

“什么呀，这样就完了？老实回答，你与什么人约会？”林燕直逼地追问。“是与一位关键人物，碰面谈工作。”林燕继续发问：“什么人？谈什么事？我猜肯定是一位女人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是位女人，广告公司的老总，集团马总裁的亲戚，我坦白交代了。”黄玄兴大声地答道，显得有些不耐烦。

“你还嚷嚷起来，上午那女人不是同你已经见过面啦，晚上再‘加班’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谁知黄玄兴没有丝毫退却：“你这种人……”刚想发作，突然变得温和起来，“老实跟你说吧，这两天是你家老黄关键的时刻，马上就要宣布谁当酒店副总了，不让这个张经理给我去敲敲边鼓，通融通融，恐怕我只得任人宰割了。上午在酒店，此事不能谈呀。”

林燕听了感到有些道理，仍讥讽道：“啊哟，副总经理，你这是求官心切、走后门……当上了也不稀奇。”黄玄兴到底是个老“糍糊”，他发现老婆的警报已经解除，马上前亲吻了一下，温柔地说：“老婆呀，脱衣上床，我好好地把事情讲清楚……”

周松明特别孝顺母亲，回家后急忙给她准备咖啡，拿出新买的电热足浴盆，摆在沙发前，随后放水通上电，让母亲舒适地享用，还关心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经常泡脚，对风湿性关节炎有好处。”

家里电话铃声响了，在母亲的催促下，周松明接起电话：“我是呀……你怎么还没有睡？……票给你，是我让你去的……我怎么能早说呀……遇见你开心了，我解释就简单了……什么宋春花脸色会不好看，你没看见就是了……不要让我为此事尴尬……”

原本乔雅回家之后，准备为周松明的选聘之事与哥哥何谷通电话，但当她整理皮包时候，翻出音乐会票，却陷入沉思。这无意中出现的票，给孤傲的她造成无形的压力，像所有热恋中的女人一样，感情上容不得对方半点“灰尘”，因此她立刻给了周松明电话，以缓解心里的疑虑。幸好周松明的表白还算自然妥帖，话语诚恳又真实，这样她才得到些安慰，沐浴之后便上床睡觉，竟然把与哥哥通电话之事忘却了。

石库门酒店

范潮龙

